

人生讲义
不妨多点理直气和

✦ 王永清

成语“理直气壮”出自冯梦龙的《喻世明言》，意思是，理由正确充分，说话的气势就盛。这话听起来好像没毛病，人占了理，气势上足点有什么问题？但事实上，面对原则性问题不让步，理直气壮是没有问题的，但生活中很多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矛盾、小纠纷。面对这些情况，理直气和一些又何妨？点到为止，给人台阶下，让人心服口服，让人敬重、悦纳，岂不更好？

理直气和体现的是一种豁达胸襟，折射出的是君子风范。苏轼和章惇是青年时相交的好友，后来章惇当了宰相，因与苏轼政见不合，将苏轼贬至黄州，既而贬至惠州，再贬儋州。被贬的地方一次比一次偏远，环境一次比一次恶劣，意在让苏轼永无出头之日。宋徽宗即位后，苏轼遇赦，章惇被贬到雷州。苏轼对以前章惇施加给他的迫害丝毫不挂怀，还十分诚恳地给章惇回信，介绍雷州的情况，并在信的背面抄录了一道药方，可以帮助他养生益寿。

有的人，一旦觉得有理，就气壮如牛，声高话硬，揪住别人的缺点穷追猛打，非逼对方竖起白旗不可。其实，在理时，最重要的是让人明是非，知善恶，改正错误，而不是以“正确”自居，板起面孔训人，不给对方留一点儿余地 and 情面。如此这般，即使你再占理，也会令理亏之人觉得你刻薄，是在以理压人、制人。导致的结果是非但问题得不到解决，反而输了人心，扩大了矛盾冲突。

喜剧演员岳云鹏早年曾经在餐馆做服务员，有一次，他不小心登错了桌号，将两瓶啤酒的钱误记到了其他桌的客人账上。结账时，客人发现多了6元钱，于是对着岳云鹏不依不饶地骂了将近3个小时。骂完之后，这位客人还拒绝买单，无奈，只好由岳云鹏支付了对方的餐费，客人才怒气冲冲地离开。也因为这件事，岳云鹏被餐馆解雇，失去了工作。

得理不饶人，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时有发生。送外卖的小哥稍来晚一点，马上指着人家的鼻子破口大骂，骂完还要投诉。人非圣贤，都有犯错误的时候，有人在指出别人不好的地方，喜欢过度维权，“有理取闹”，表露出的是心胸狭隘、刻薄，丢掉的是人品，输掉的是别人对你的信任和尊重。

《菜根谭》中有一句话：“攻人之恶，毋太严，要思其堪受。”意思是，责人的话不要太过严厉，要顾及别人的承受能力。因此，得理要饶人，理要直，气和，理解他人的立场和不容易，给对方一个台阶下，在润物细无声中，再烦人的问题也能“软着陆”。这体现的不仅是一种宽容与谦让，更显示了一种风度与涵养，能够让你有一个更为和谐友好的人际氛围。

陶渊明的退休生活

✦ 高玉成

陶渊明从县令退休以后的生活状态，史无记载；但他在自己的《归去来兮辞》中，却说得明白。

退休辞呈一批下来，他无官一身轻，没有半点留恋，立刻打点行装，头也不回地向家乡奔去，那急迫的心情，如箭离弦，一路上只恨天太短，路太长。

远远看到家里熟悉的小屋，他高兴得又是蹦又是跳。蜗居虽小，够住就行；粗茶淡饭，填饱肚子就行。没事倚着南窗，喝点小酒，看看闲书，拨弄几下琴弦，写几篇小文章。高兴起来，还拄着拐杖跑到后山，扯着嗓子仰天长啸几声，顺便看看闲云，看看流水，天快黑了，还扶着孤松舍不得离开。

到了春季，乡亲们提醒该种庄稼了。于是带上农具，驾着小舟，穿过沟壑，绕过山丘，到田间干干农活，和农人聊聊天。花草树木一年年轮回，人也在春耕秋收中一天天变老。

自从退休以后，就和外界断绝了联系。环境变了，人也变了，大家都各忙各的，干吗非要聚在一起。晚年时光有限，何必跟自己过不去。既不求富贵，也不求升仙，不想去打扰别人，也避免别人打扰，顺应自然变化，开心过好每一天，以此度过余生。

这大体就是陶渊明在《归去来兮辞》中讲述的退休生活，与现在人们常说的退休了就要放下名利远离是非、减少外界联系、培养点个人兴趣、到处走走看看、安享天伦之乐基本一致。照此逻辑推想，如果陶渊明也是如今退休，大概率会报个书画班，上个老年大学，跳跳广场舞，唱唱卡拉OK，一有机会还可能背个背包，来个“说走就走”的几日游什么的，妥妥的闲云野鹤。

当然，世界是丰富多彩的，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。有的人退休后，不愿脱离社会，这里兼职，那里发挥余热，参加这个活动那个聚会，一天到晚闲不住，甚至搞得比上班的时候还忙，只要自己高兴，也未必不是一种选择。退休了嘛，干自己想干的事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只要不违纪不违法，都可以理解。

杜工部《旅夜书怀》中诗句：“名岂文章著，官因老病休。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。”虽说是颠沛流离之作，但借以形容退休人员闲散自在的生活状态，似亦未尝不可。

灯下漫笔

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去银行准备新年的压岁钱。包红包，须得用崭新的钞票，这是父亲建立的家庭传统。平日用惯了电子支付，身边基本不带现金，唯独过年马虎不得。因为这一个一个红包，承载着亲人的满心期待。

冬日的气温很低，人潮却热闹而拥挤，似乎一切秩序都因着年的到来发生了变化。排着队，恍然惊觉，我已从热切盼望过年的孩子，成为年逾不惑、需要承担家庭重任的人。从前过年，是心安理得等待大人给予；如今过年，更多的是心甘情愿为老人孩子付出。

压岁钱，何尝不是催着人长大又老去的见证呢？

许多的场景，会在这个时节不经意浮现脑海。那聚族而居的亲情，那贫穷却容易满足的新年，那明亮又温暖的灯火，仿佛还发生在昨天，并一直萦绕在生命中。

老家麦菜岭是个不大的屋场，算上分家单过的，也才20来户人家。屋舍连着屋舍，左右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。于是每到除夕，每家每户都要裁好红纸，准备好全村所有小孩的压岁钱。再穷的人家，都不能失了礼数。父亲总是早早地计算好村里有多少未成年的孩子，去银行换出一沓新崭崭的零钱。有时候，那零钱领回来，竟是连号的，让我和哥哥直咋舌。别人家都是发旧钞票，唯独父亲准备了新钞票，孩子们便最喜

欢我们家封的红包，那挺括的质感，简直让人不舍得花出去。

孩子们还喜欢香生爷爷发的压岁钱。大家还在发一分二分的时候，香生爷爷就开始发五分了。他是村里唯一的生意人，经营着油漆筷子的生计，颇能挣些小钱。长年累月，他的房间门口都摆着一个大筐，里面是成百上千双筷子。孩子们喜欢去围观，鲜红的油漆，散发出浓烈的气味，一双双紫色竹筷瞬间被裹上光滑锃亮的红油漆，感觉特别新鲜。只是后来，再没人用这种简易的油漆筷子了，香生爷爷的生意便宣告结束。等到大家时兴发一角两角时，香生爷爷还是雷打不动的五分。其实，他的几个儿子已成家立业，大可不必另发一份压岁钱，但他照发不误。香生爷爷平日严厉，不大爱搭理小孩子，也许，发压岁钱是他表达慈爱的独特方式吧！

除夕夜，父亲往往要外出放电影。吃完年夜饭，我和哥哥就跟着母亲提香烛篮去开岁火，祖厅、老屋、猪栏……凡是和我们家有关的屋宇，每扇门都要插上香烛，点得亮堂堂的。开完岁火，母亲去别人家发压岁钱，我和哥哥就迫不及待地回家，坐在床上等人来给我们发压岁钱。进门来的叔伯兄长，无一例外脸上堆着浓酽的笑意，红纸儿圈着零钞，一边派红包，一边说着祝福的话：“过了年发狠读书，考到大学来哟。”我与哥哥一齐连声地应着，回祝他们

身体健康，新年发财。两下里吉祥话说了满满一箩筐，派压岁钱的又走马灯似的去了别家。

趁无人在，我和哥哥会猴急地拆开红包看金额，评新旧。若遇上个外出打工的大方叔伯，封得多一些，心里就乐开了花。坐在床上无聊时，我们就一张一张数钱，掰着手指头计算着谁家发过了，谁家还没来。有人来得晚，我们强忍着瞌睡等啊等，听见门吱呀一声响，精神头儿就起来了，预备着说好话，讨长辈的欢心。直等到每家都发完，我们数了又数，叠得整整齐齐，再拿红纸小心地裹住，压在枕头底下，才安心入睡。

彼时家贫，一年到头，小孩子难得有钱在手，那份满足感实在无以名状。有了压岁钱，去铜锣湖商店，一毛钱能买到十粒雪豆糖，取一粒含在嘴里，甜丝丝的，口腔里充盈着薄荷一般的清凉，想想就令人神往。逢到赶集去圩上，五分钱能买到一个花花绿绿的鸡公吹子，吹上一个正月，再插在灶神台上，公鸡直立着，还是威武的样子，多好。要是再买上几个颜色艳丽的气球，看着它越吹越大，用线把口扎紧，和小伙伴拍着玩，那就更妙了。

记得有一年正月，我拿压岁钱买了几个气球，其中一个黄色的，怎么也吹不开，父亲便接过来帮我吹。谁知他一使劲，那气球还没变大就给吹走了，“噗”的一声，远远地弹到地上。我们家的老母鸡以为飞过来一只虫子，以迅雷

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嘴里吞了，急得我直跺脚。父亲手笨，想必他小时候压根就没玩过气球。

事实是，那些幻想不可能一一实现。大年初一，我们的压岁钱会被母亲收走，美其名曰代为保管。毕竟我们的压岁钱是母亲发出去的红包换来的，便很乖觉地配合。实在想买些吃的玩的，再向母亲要一点，一两个小小心愿，还是能得到满足，兀自欢天喜地。后来懂点事了，我估摸出一些道理：我家兄弟两人，村里多数家庭都有四五个小孩，母亲发出的压岁钱要比收回的多一两倍，是个不小的经济负担。

18年，我领着压岁钱一年年长大，而额从分到角，再到元。最多时领过百元大钞，那是在南昌工作的四舅五舅派发的。他们回家乡过年，是我最盼望的事。可惜没领几年，我从师范毕业参加工作，很自然地失去了收压岁钱的权力。

时代推着一程一程地往前赶。如今，人们发压岁钱早已不屑于元角分那样的小面额，动辄几百上千，多的发几千上万。厚厚一个红包塞到孩子手里，大人也不收走，任孩子随心所欲地花。

除夕之夜，轮到我给父母包压岁钱。每递出一次红包，我都在心里祈祷他们健康平安。父母在，便永远觉得自己头顶上还撑着一把大伞，永远是岁岁可期的孩子。

聊斋闲品

一生知己是梅花

✦ 陈鲁民

在人们印象里，武将大都是粗线条的，喜欢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；而且习惯了刀光剑影，心硬如铁，不善于儿女情长，更不会柔情似水。但有个人例外，他就是清末将领彭玉麟。

彭玉麟，字雪琴，祖籍湖南衡阳县，清朝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人称雪帅。与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并称中兴四大名臣，湘军水师创建者、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。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，兵部尚书。彭玉麟这官不是科举考出来的，不是拿银子买来的，也不是因为有个“好爸爸”承袭来的，而是拿命换来的。他这一路走来，就是靠打硬仗，不怕死，一刀一枪拼出了顶戴花翎。每有血战，彭玉麟必身先士卒，冲在最前面，负伤多次，九死一生。上了战场，他最喜欢喊的口号是“弟兄们跟我上”，从来没喊过“弟兄们给我上”，是湘军里有名的拼命将军。

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在战场上铁血无畏的拼命三郎，回到书斋，又成了文雅诗人、书画家。彭玉麟于军事之暇，别无爱好，不喜应酬，不去青楼妓院，唯勤于绘画作诗，终生不辍。他的诗和画都始终围绕梅花一个主题。他笔下的梅花“老干繁枝，粼粼如玉，其劲挺处似童钗”，被称为“兵家梅花”，与郑板桥的墨竹齐名，被称为“清代书画二绝”。他一生画了上万幅梅花图，在每幅梅花图都题上以梅花寄情的咏梅诗，号称“梅花百韵”。

彭玉麟的爱梅，是因为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。他从小在外婆家长大，与外婆家的养女梅姑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进而情愫渐生，情投意合，后来心心相印，私订终身。但迫于礼教的巨大压力，一是说他们八字不对，二是说辈分有别，万般无奈，彭玉麟不得不忍痛割爱，奉母命另娶他人。梅姑也嫁到别家，郁郁寡欢，十分痛苦。4年后，也就是彭玉麟36岁那年，梅姑死于难产，他闻讯身心俱裂，痛不欲生，恨不能立刻殉情随梅姑而去。但无奈身为湘军水师主帅，责任重大，军情火急，不能因儿

女之情误了军国大事。于是，他发下宏愿，立誓要在有生之年，画十万朵梅花来纪念梅姑。他每画成一幅，必盖章曰“伤心人别有怀抱”“一生知己是梅花”。

此后的四十春秋里，无论军务、政务多么繁忙，身心多么疲倦，条件多么艰苦，彭玉麟几乎每个夜晚都会深情地挥笔作画，通过一笔一画的挥洒，倾吐他心中对梅姑凄婉哀绝的情思，与梅姑互诉衷肠。后来，他中年丧妻，不再另娶。无心为官，六次辞去朝廷任命，最后任了个闲职“长江巡阅使”，定居杭州。打听到梅姑家人均死于战火，泣空无一人照料，便将梅姑墓迁到了西湖旁，又在墓的旁边盖房种梅。一有闲暇，他就在墓旁吹起竹笛，笛声悠悠，哀婉多情，纪念他与梅姑少年时度过的美好时光。回到屋里，就泼墨作画，寄意丹青，“颓然一醉狂无赖，乱写梅花十万枝”。就这样，他画梅花，写梅诗，日复一日，乐此不疲，“无补时艰深愧我，一腔心事托梅花”。

1890年3月，春寒料峭，乍暖还寒。衡州湘江东岸退省庵，76岁高龄的彭玉麟已重病在身，虽遍请名医，汤药不断，还是没能挡住死神逼近的脚步，老人心里也明白，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。回顾平生，他以一个书生出身，投笔从戎，屡经恶战，建立不世之功，朝廷视为中流砥柱；为官清廉，广受拥戴，英名四播，人活到这个份儿上，也没什么好遗憾了。让他念念不忘的，还是一辈子没画够的梅花。

早晨，已半昏迷几天的彭玉麟突然醒来，觉得身上有了气力，就命人拿来画板，备好笔墨，强撑着病体，认真地描绘着一朵朵梅花，颤颤巍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，盖上印章，就再也支持不住了。他像拉风箱似地喘了半天，才缓过劲，对身边人喃喃地说：十万朵，十万朵……声音越来越微弱，脸上绽开一片红晕，随即又陷入昏迷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
“生平最薄封侯愿，愿与梅花过一生”。彭玉麟说到做到，矢志不渝，为浊世开清流，为红尘树楷模，果然是世间铁血痴情的奇男子。

人与自然

雪后，大地苍茫，四野阒寂。我漫步在郑州市化工路北侧的绿化林带间。雪，盖住了地面的落叶、枯草，也盖住了林间的那条青石小径。看不见路，反而处处是路。我可以走到喜欢的任何一棵树下，摸摸皱皱的树皮、拉拉垂落的枝条。寒冬里，远处的法桐、柳树，近旁的桃树、紫薇，皆是疏枝瘦柯，没有枝叶的遮挡，视野也更加开阔辽远。皑皑雪野中那一团葱郁的青绿，自然也躲不过我逡巡的目光。

我踏着积雪，走近这团青绿。雪后的空气既冷又硬，将我的呼吸声和踩过积雪的“咯吱咯吱”声，撞得歪歪扭扭，杂乱无章。耗费了平时双倍的体力，我终于来到它的面前。噢，是一棵女贞。

之所以如此轻易地认出它来，是因为在夏天，石榴花盛开时，我曾特意观察对比过女贞、冬青、石榴的花与叶，并牢牢记住了它们的模样。此时，树上这一片片泛着革质光泽的卵形叶片，就是写着树木信息的铭牌。

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女贞，非松非柏，却也不畏风霜雨雪，无论春夏秋冬，四季常青。而且，比之松柏的刚劲硬朗，它的身上又多了几分坚韧与温婉。

昨夜的大雪，沿着粗粗细细的枝条，稠稠疏疏的叶片，在树冠间堆叠出一个个雪团，紧紧压缚着细长青枝。被压着的枝条，高高低低、摇摇颤颤，倒使这棵冬青树生出一分错落多姿、跌宕起伏的美感。尤其是叶子，雪白，叶翠。在白雪的映衬下，更显得碧绿、厚实、油亮。叶面上那条青黄色的叶脉，自叶柄而下，直插叶尖，清晰粗长，似乎汨汨输运着各种养

雪落在女贞树上

✦ 韩红军

水或泡酒，可益肾，同时对高血糖高血脂、眩晕耳鸣、牙齿松动、两目昏花、须发早白等症皆有大益。

果然，树是有灵性的。人养树，树也养人。“叽叽……喳喳……啾啾”，枝头骤然跌落几声清脆的鸟鸣。抬眼望去，看到四五只麻雀在枝叶间追逐、嬉闹、鸣啭，不时啄食着女贞子。原来，女贞子也是鸟儿冬天的“口粮”。这时我也想起，方才看到树根白雪间那一团团紫斑，想来就是被鸟儿啄食掉落的女贞子染成的。

在冬季，一棵女贞树就是一群鸟的立体“粮仓”。面对着满枝的果实，他们可能已经吃饱，只是调皮地啄啄这粒、亲亲那颗。看着满树的女贞子，欢快的鸣叫声里，尽显“三餐无虞”的喜悦和底气。

吃饱了、玩累了，这群麻雀扑棱着翅膀，朝着远处一排高大的法桐树飞去。麻雀飞了，我也该走了。颇有些不舍，站在树下，我再次抬头看着这棵树。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……

终于，我转身往回走。走出十几米远，不禁再次回望。枝叶婆娑的女贞树，犹如一位青

衣长袂的女子，静静伫立于雪野，目视远方，似在遥望着，似在等待着。

她在遥望什么、在等待什么呢？这时不由得想起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的“女贞”释名：“此木凌冬青翠，有贞守之操，故以贞女状之。”又想起比《本草纲目》更为久远的那个故事，女贞本是一位幼年初失去双亲的孤女，长大成婚后，夫妻恩爱有加。怎奈，新婚不久，丈夫被抓去充军。一去三年，杳无音讯。女贞思之成疾，致终不治。死后，坟头竟长出一棵绿树，枝繁叶茂。神奇的是，树冠形似女贞相貌，发髻眉目俱全。更神奇的是，脸庞始终朝着丈夫当初离去的方向……

原来，她是在等待远走他乡、生死未卜的丈夫啊！

她始终怀揣着一个青翠的梦、葱郁的梦。痴心不改，四季常青。你不归来，我就不肯老去；你不归来，我就永远等待。

在长长的等待中，一怀执念、一生痴爱的女贞，终于成了一个动人的传说、一处苍郁的风景。



迎春图(国画) 李长生

荐书架

迟子建中短篇《东北故事集》
描摹自然与人性 跨越历史与现实

✦ 薛子俊

作家迟子建的新书《东北故事集》上市之后反响热烈，首日便实现加印，当日印数已达10万册。《东北故事集》收录了迟子建近年来创作的三部钩沉东北历史的中短篇小说，她以其不同寻常的历史纵深感，与人的命运感无缝对接，使小说的宽度和厚度大大拓展，呈现出大家风范。

学者张学昕曾评价道：“从一定意义上讲，迟子建的小说，就是一部百年东北史。只是这部文学的百年‘东北史’，充满了个性、灵性、智性以及多重的可能性。30余年以来，她写出绵绵五六百万言的小说、散文等叙事性作品，字里行间，深入历史与现实，重绘时间与空间地图，再现世俗人生，柔肠百结。”

在新作《东北故事集》中，迟子建更是将“东北史”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，“承载小说的双轨，

一条是历史，一条是现实”。《喝汤的声音》聚焦海兰泡惨案，说哈喇喇家族三代人在黑龙江畔的生死传奇与爱恨情仇。《白釉黑花罐与碑桥》以宋徽宗的幽囚岁月为切入点，展开一场亦真亦幻的相拥与别离、荣辱与兴衰的穿越之旅。《碾压甲骨的车轮》以晚清罗振玉所藏甲骨失散为引，围绕一桩迷雾重重的失踪案，探寻人类心灵世界的烛火微光——这是三场游历于现实和历史双重空间的历险，而读者最终收获来自忠诚、无私、良善之人的抚慰与勇气。

这些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故事，一定程度上源于迟子建近年来工作的变动。书写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史实的再现，而在于对生命情感的重新体认。迟子建以独特叙事结构，再次延展着“东北经验”的美学张力。